

阳 春 面

西出

关无故人

桃花依旧笑

风

人

不知何处去

侯
诣
村
著

牧童遥指杏花



APERTUR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阳春面

Yangchunmian

侯诣村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阳春面 / 侯诣村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396-3741-9

I. ①阳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04403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张妍妍 段 婧

装帧设计: 许含章 丁奕奕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(0551)5146875

开本: 710×1010 1/16 印张: 12.5 字数: 250 千字

版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0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楔 子	001
第一年·阳光少年	003
第二年·春去秋来	065
第三年·面若桃花	127
尾 声	196

楔 子

老乔来到大门口，核对了门牌号码，想拍门，手还没沾到门，反听到门里传出“嘭嘭”的闷响。老乔愣了一下，决定还是拍，拍得更狠、更霸道。

拍开大门，迎面一个沙袋吊在门梁上还在晃悠。打沙袋的正是老乔经常打交道的那种毛头青年，一头短发，大汗淋漓，活像只刚出蒸笼的刺猬，眼神愣愣地打量着老乔。

老乔身穿警服，却头戴草帽像个农民，手推自行车又像邮递员，语气威严还是像警察。“派出所的！穿上小褂跟我走一趟！”

“刺猬”脱下打沙袋的手套去找小褂，拖泥带水地挂倒一把练武用的铁皮刀，“哗啦”一声惊走一只芦花鸡。

一民一警，一老一少，一前一后骑车经过东风浴池，引得路人侧目。派出所里警察进进出出，见老乔带人进来，态度都一致严肃起来。

一位貌似领导的警察亲自问话，边问边做记录。

“姓名？”“马剑。”

“曾用名？”“没有。”

“年龄？”“十九。”

籍贯、成分、家庭出身，问完这些基本情况之后，警察单刀直入：“今年夏天干过什么？”“考大学。”

“考上了？”“师院不想上，口才不好，想上大专。”

警察剐了马剑一眼，扔给他一张印着“内部交流”字样的报纸，让他念念。马剑刚念几行，鼻子就出了汗。杀人、放火、强奸、抢劫，最轻的算是盗窃，样样都是他不熟悉的。他后悔没事先找一份这样的报纸预习预习，以前不知道警察也办报纸；知

道也找不到,跟警察向来不熟;就算找到,算不算窃密也不好说。

“你不是口吃吧?”警察看出他口才真的不好,念都念不成句。他指示马剑,站起来,走两步。马剑略显迟疑。警察自己先站了起来,从东墙标语“坦白从宽”走到西墙标语“抗拒从严”,在不大的空间里居然走出八面威风。

马剑也站起来走了个来回。去时好似练太极,迈步如猫行;回来又像练八卦,走趟泥步。总之来回都悄无声息。

警察这次比较满意,记下来,合上本子,一字一顿地说:“大学,分专科和本科,公安专科学校就是专科,校方委托我局对你进行面试。口才一般,从调到的你的笔迹看,字写得马马虎虎。现在,你就算考上了。时代在进步,警察也需要文化知识。希望你这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一辈,学好本领,接好我们老一辈的班。”

说完他如释重负,把本子一扔,对老乔叹:“今后我们算是完蛋了,连个中专学历都没有。”

第一年·阳光少年





马剑以为在火车站接新生的是警车,结果来了一辆卡车。他想想确实也不应该是警车,否则满脸疲惫地往里一钻,警笛长鸣,市民误以为抓流窜犯。

虽说是卡车,也比一般的车霸道,大街小巷一路狂奔,令人目不暇接的城市风情像快速播放的电影片花。马剑耳边呼呼生风,心中却好似响起了音乐,就像电影序幕之后出演员表时的那一段,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马剑迎风瞭望,心里也美,美不胜收。片花里场景闪烁变换,任何一处作为生活的新起点,都使人兴奋不已。司机在哪儿踩刹车,未来就将在哪儿生根发芽;司机猛踩油门,人生的舞台就出了城;卡车忽然一个急转弯,命运就毫不犹豫地冲进公安专科学校的大门。

005

虽然是情理之中,却有些令人猝不及防。此时正赶上第二节课后的课间操,满眼都是警察!马剑进过一次派出所,见过的警察最多也不到两位数,从未近距离看过这么多警察,更没有被这么多警察看过。这些人面容冷峻,目光鹰隼般逼人,看得刚跳下卡车的新生腿发软,站不稳。

新生们看老生们的警服觉得震撼;老生们看新生们的奇装异服觉得扎眼。

马剑报过到,找到门上贴着自己名字的宿舍,安置好床位,从包里翻出一只特大号的搪瓷碗,往桌上一放。

有人说,洗脸盆应该放在盆架上。

马剑解释道,已经放上去了,这个是吃饭用的。

室友们纷纷说,难怪那么小,没见过那么秀气的洗脸盆,原来是吃饭用的。

吃饭用的就不算小,而且大得出奇,在2号楼104室八个人中,就数马剑的饭盆大。这说明马剑的饭量不小。果然,马剑关于吃饭的问题也特别多。

比如:“公安学校发生活费吗?”

“你说的那是师范学院——‘吃饭’学院。”

“是不是集体就餐?吃饭之前先集合,排成四列纵队唱着军歌齐步走,到餐厅

十个人一组围着大圆桌站好。一声口令，低头吃饭；一声口令，抬头就走。”

“那是军校，公安学校还达不到这个水平。”

“乱哄哄一拥而上？”

“公安学校还不至于如此，要排队。”

提供答案的是一位 1981 级的老生，在 104 室的职务是室长，任务是教该室七名 1982 级新生守规矩，督促他们睡觉、起床、出操，教他们整理内务，包括怎样穿衣、叠被、晾毛巾，怎样摆放茶缸、饭碗、洗脸盆。第一天还要教他们怎样吃饭。

吃饭很简单，食堂只有两样菜：青菜和芦蒿。五分钱一份。

炊事员从厨房抬出刚蒸好的糙米饭，倒进半人高的饭桶，抄起禅杖般的饭铲翻江倒海地翻腾。马剑想，这就是饭桶啊，终于见着你了。

饭桶是用半人高、两抱粗的木板箍成的。炊事员黑着脸从饭桶里盛两碗饭倒进马剑的饭盆，刮平，甩手盖上一马勺青菜，收饭票时狠狠瞪了马剑一眼。

马剑吓了一跳，以为做错了什么事，观察左右身后，又吓了一跳，都是警察，都满脸怒气。

食堂里为数不多的桌凳都被老生占据着。马剑总算挨到桌边，104 室室长陪着他吃站饭。

马剑小声问：“室长，能不能找个地方坐下来？”

室长说：“新生就想坐？我这 1981 级的还站着呢。”

马剑问：“那些坐着的……”

室长说：“那都是 1980 级的师兄师姐。1979 级的毕业了，他们就坐下了。”

马剑问：“刚才我买饭时，好像有人不高兴。”

室长说：“岂止是不高兴，早晚要打起来。”

马剑大吃一惊，一勺饭在嘴里不上不下，差点噎着。

室长看他眼睛睁得老大，轻蔑地把眼一眯，尽可能耐心地说：“食堂的工作人员跟学生是仇敌，相互看不起，迟早要开战。”

室长本来眼睛就细小，眯了也像没眯。他嘴也小，但咀嚼很有力。他身材不高大，但身穿警服便有了不一样的威仪。他说：“哼！食堂的也想穿警服。还说什么学生都能穿，炊事员为什么不行？想入非非。”

马剑也不懂究竟谁该穿警服谁不该穿警服，他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发到警服。《招生简章》里提到了这点，说得很清楚，而且还有学生穿警服参加检阅的照片。说实话，马剑就是冲着这个来的，从第一志愿到第三志愿，就只填了公安专科学校。

既然在谈论警服，不妨问一问，新生什么时候发警服。

室长说：“先要通过队列训练、体能考验、劳动锻炼，还有体检，确定都能通过，不会被遣送原籍，警服才能穿上身。当然还有一条：遵守纪律，明文规定的必须遵守，口头命令的也必须执行。明白没有？”

马剑不明白也得说明白。

室长继续说食堂：“炊事员们要警服，校党委不批，他们很受伤，就不好好干，顿顿青菜、芦蒿，芦蒿、青菜，饭不做糊了不出锅。我们开学都半个月了，一天六节课，早操踢正步，傍晚修操场，晚上上自习，食堂提供的能量实在顶不住弟兄们的消耗。所以双方都憋着气，早晚要爆发。注意看，注意看，刑侦专业按捺不住了，马上要开战！”

话音刚落，就听“嗷唠”一声呐喊，“匡啷”一声碗响，“丁零当啷”一阵乱，战斗就打响了。一碗饭热腾腾地连碗带饭从窗口里飞出来，有人立即连盆带菜反击了回去。一时间饭菜交加，碗筷“叮当”，人声鼎沸，十几个窗口同时大乱。

炊事员人手一柄大马勺，黑脸的炊事员最威猛，呐喊着把禅杖般的饭铲从窗口伸出来乱捅。学生虽然人多，无奈隔着窗口，武器上吃亏，能用的基本是勺子、叉子、筷子之类的短兵器，米饭、青菜、芦蒿之类的软兵器，唯一的热兵器是青菜汤，汤水里还没有几片青菜，杀伤力大为逊色。

戴红袖章的纠察从门外冲了进来。为首的小个子平头虎目，十分精干，抓住一个人问：“邵勇！怎么回事？”

这个叫邵勇的一看就是个老实人，一张黄脸写满了无辜，正护着两名女生往下撤，警服上汤汤水水的，还粘着菜叶子。

一位女生抢着告状：“班长，你终于来了。是食堂的先动的手，刚才我们刑侦的同学说了句英语，老黑一听就火了。你快去及时干预平息事态吧。”

出人意料的是，班长闻言虎目圆睁，大吼一声，不但不平息事态，反倒一把扯下自己臂上的执勤袖章，不由分说也加入了战团。

室长引颈张望，转过脸来说：“不好意思，马剑同学，进校第一天就让你见识到纪律不是万能的。”

忽然他发现新生马剑已经不在他的监护之下，他急忙放下饭碗挤到前沿，从别人胳膊窝下看到马剑正在跟老黑争夺那把饭铲。

老黑劫法场似的从卖饭窗口跳了出来，手里挥舞着鲁智深式的饭铲，已经打出了一个圈。周边刑侦专业的一帮学生近不了身，擒拿术无法施展。老黑索性把饭

铲舞出花来，舞的是棍花，铲子头碍事，差点砍着自己的脚脖子。老黑稍一分神，马剑一步抢了进去。

马剑从小练武术，练过单刀进枪，舞过枪花也舞过棍花，对老黑的棍花熟悉得就像熟悉自己的十根手指。马剑从上小学就打架，一直打到中学，除了没夺过饭铲，没夺过手枪，学校里流行的“凶器”都夺过。马剑一出手，就攥住了老黑的饭铲柄。

老黑一愣，没看清马剑近身的身法、手法，他的注意力都在穿警服的身上，没想到会冒出个便衣。这一愣，犯了斗殴的大忌。想要无敌必须忘我，瞻前顾后必然失败，更何况看人着装。

马剑左手攥住饭铲颈部，右手在饭铲柄上拍一掌，使了个寸劲。老黑的饭铲“啪”的一声脱了手。

马剑夺下饭铲，黏糊糊地攥着，正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忽然一声哨响，十几个窗口同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在看他。穿警服的老生、穿便衣的新生、穿工装的炊事员，所有在场的都从演员转变成了观众，好像他才是唯一的主角，而别人都不理解他的行为，等着看他如何收场。

马剑感觉到室长在暗示他，眼神焦急，意思是要注意背后，背后有什么人正在看他，不容小觑。

马剑急忙转脸，发现身后站着一位肚大腰圆、怒目金刚一样的老警察。老警察头发花白，态度威严，嘴唇因刚毅而紧绷，因震怒而青紫，形状像一座城墙上的箭垛。箭垛一开，“蹦蹦”放出连珠响箭。

“哪个班的？哪个专业的？刚报到的新生就到食堂打架！还没端上这碗饭就不想吃了？警服还没穿上就想扒下来？”

未及马剑开口，室长站出来说：“陈主任，他是拉架的。我是他的室长，可以作证。”

陈主任上下打量这位小鼻子小眼的室长，又是一通连珠箭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能仁里农贸市场？同庆楼酒家？这是公安学校！铁的纪律好比电网，谁碰谁死，老生打架处分，新生打架直接遣返！”

陈主任以为他的连珠箭无人敢接，不料人群中有人怒吼：“他妈的！食堂顿顿芦蒿、青菜，青菜、芦蒿！老子天不亮就出操，踢正步，白天上课，晚上练功，还要给你们军体组修操场，就是劳改队也得给人吃饱！”

这番咒骂出奇出格，必定出自不凡之人。陈主任循声观察，看看是哪个班的骄

兵悍将。原来是1981级刑侦的那位班长,本应该执勤当纠察,却自己也上阵干上了架,还气得满脸通红脖子筋暴跳。

陈主任一看是他,反倒不怒了,冷笑一声,全身松弛下来,上前两步突然扬手作势要打。刑侦班长毫不畏惧,后撤一步,前弓后马,“哈”的一声拉了准备格斗的架势。全场哄堂大笑。

室长接过马剑的饭铲,不知该交给陈主任还是还给老黑。

马剑找到他的饭盆,饭已经凉了。老生们自始至终波澜不惊,该怎么吃饭还怎么吃,偶尔点评一下,语调也都是不紧不慢的,似乎这里天天都有同样的戏码。

室长告诉马剑,那位陈主任,管六个教研室,手下除了研究射击、驾驶的,就是研究打架的——擒拿格斗,还有那些武警也归他管。刚才那位刑侦班长是军体尖子,不然不敢如此嚣张。

马剑问:“军体尖子都会些什么?”

室长说:“手枪五发不低于四十五环,步枪十发不低于九十五环;驾驶摩托车会原地掉头、跷边斗;熟练擒敌拳、捕俘拳、倒功、匕首、警棍操;常搞体操、举重、游泳、障碍、攀爬、越野跑;擅长拳击、散打、摔跤、技击术。”

马剑问:“军体尖子就敢跟陈主任过招?”

不光室长,旁听的老生也都笑了,说:“别说他小小一个班长、军体尖子,就是武术教练童铁心、林教头这样的高手也未必敢。谁敢打领导?陈主任爱才,所以学生才敢跟他开玩笑。幸亏今天碰到的是老陈,不是风纪处的老梁,否则事情有些麻烦。”

有人问马剑夺饭铲的手法。马剑说发力方向很重要,力量不一定要大,却要巧,要打得棍正好从对方手指结合部脱手。

一位老生饶有兴致地边吃饭边旁听,吃完站起身来说:“小兄弟,有两下子。你说的这些,其实人人都懂,就是关键时刻不一定使得出来,我个人认为学校的训练还有值得商榷之处。你累了,坐这儿慢慢吃吧。”

马剑大概是第一个在食堂里坐着吃饭的新生、第一个上演空手夺饭铲的新生。这为他日后结识童铁心打下了伏笔。老黑、陈主任已经见过了,邵勇也算见过了,身边还有两个女生,由于当时在战斗中,没来得及看清她们长得如何,反正以后还有机会。这一天算是为今后三年的生活起了个头,也还算热闹。到底是谁,说了一句怎样的英语,让老黑暴跳如雷,从而引发一场冲突?这还是个谜。

女生楼后面的操场上八十二米尚未竣工的跑道，是留给新生锻炼意志用的。秋阳高照，大家挥汗如雨，埋头苦干。两人抬的大石头，马剑一人搬起一块。砸石子儿用巧劲，筛煤渣一锹接一锹，煤渣、石灰要拌匀，跑道铺平要压实，马剑把中学时代暑假干泥瓦匠小工的知识用在了这里，加上他饭量大，的确比别人有劲，表现很值得称道。

军体组的陈主任带人在工地上视察，看到他也没认出来，可能已经把食堂打架的事忘了。陈主任很忙，像丢了钥匙似的在工地上来回转悠，急急忙忙，嘟嘟囔囔，似乎操场是他家的自留地，学生是光吃饭不出力的短工。他嘟嘟一个奇怪的反诘句：“难道操场是我老陈家的？”还有一些不宜赘述的脏话。

新生除了修跑道还要练队列，从头开始学站军姿，立正稍息、齐步正步，不踢坏一双球鞋学不会走路。“社会上那种拖泥带水的走法从此作废，”教官说，“练就军人步姿再看别人走路，都是东倒西歪随时跌跤，恨不得随时扶一把。”

恰逢陈主任大声嘟囔着经过，队列里发出窃笑，因为陈主任的步姿看起来就是东倒西歪。教官发现后也笑了。

每个小组都由室长喊口令。104室室长虽然长得小鼻子小眼，但武装带往腰间一勒，身形立刻显得高大起来，一嗓子口令喊出来，能把人镇住。他喊口令有特点，短促的字眼从他嘴里吐出来，嘴唇立刻紧闭，似乎不是吐出口令，而是咬住口令，生怕它从嘴里掉出来。

他的威严还在于他的眼睛，天生细小，严肃时更小到极致，以至于你必须仔细寻找他的瞳人。一旦看到，你就会大吃一惊，因为它们正在瞄准你，就像你拨开草丛发现一个碉堡的射击孔。而射击孔越往后越缩小，最后缩到只能容下一支枪，当你看清那乌黑的枪口里惨白的膛线时，感觉比远远看见一门大炮要可怕得多。

练队列正对马剑的脾气。马剑喜欢严肃的事物，喜欢严肃的形式，至于内容、意义他倒不是太关心。总之，开学的生活是热烈的，除了打架事件，基调向着严肃的方向发展。

到了晚上，104室室长发现，马剑这个新生有点蔫。熄灯号响，大家累了一天，除了睡觉什么也不想，号声余音未了，有人已鼾声震天了。马剑在上铺翻来覆去，好似心事重重，室长要关心关心。两个人谈起话来。

“马剑。”“到。”

“是不是饿了?”“不是。”

“想家了?”“不是。”

“还在想食堂打架的事?”马剑没回答。

夜半,月光转到床头。马剑蹑手蹑脚地溜下床,猫一样溜出宿舍。

室长觉得不放心,穿上鞋找到厕所,果然听见有人声,两人一里一外对话。

“马剑,是不是拉肚子?”“不是。”

“是不是没带纸?”“不是。”

“那怎么这么长时间?”马剑吭哧吭哧没回答。

室长进去一看,马剑蹲在那里满脸通红,横眉怒目,脖子上青筋暴跳。

室长忙问:“怎么啦马剑?你这是练的什么功?跟谁过不去了?”

马剑说:“室长,没跟谁过不去,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让我单独待一会儿。”

第二天,室长留了心,悄悄仔细观察马剑,发现这个新生像完全变了一个人,干活不再生龙活虎,而是虎头蛇尾,甚至马马虎虎,练队列也提不起劲,就连最擅长的吃饭也不那么积极,甚至表现得茶饭不思。室长决定必须跟他好好谈一谈,要耐心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,跟他交心,动员他向组织上吐实情,打开心结。

011

马剑不配合,谈不到三句就借故走开。室长不能老陪着他,本身也是学生,自己也有课要上,只有在早晨出操、下午劳动、一天吃三顿饭以及晚上休息时才能和新生在一起。但室长不轻易放弃,他决定通过迂回渐进的方式跟他聊。

劳动时两人在一起砸石子儿,室长讲了一个故事。他先问马剑的家庭状况,马剑有问必答地应付,心不在焉。室长就开始介绍自己的情况,他说他来自贫困山区,家里很穷,经常穷得揭不开锅。马剑觉得不真实,但是室长讲得诚恳,不容你不相信。

“我家有一条咸鱼,”室长说,“为什么说我家有一条咸鱼呢?因为以下几点:第一,这条咸鱼是属于我家的,属于每个家庭成员,就像你家有一缸金鱼一样。第二,我家的这条是咸鱼,不是金鱼。金鱼养在水缸,而它挂在墙上。吃饭时每人看它一眼,吃一口煎饼,当然有时也吃稀饭。”

马剑以为他要讲因为他看了两眼而挨了父亲一筷子,但是室长很严肃,不容他朝那里想。他说:“过年过节,我们全家就会把这条咸鱼从墙上请下来,轮流卷在煎饼里吃一遍。咬一口煎饼,拽一拽鱼尾巴,煎饼吃完,鱼却得以全身而退。要不怎么轮流吃呢?”

室长讲完故事，眼睛看着马剑，眼神很煽情，完全不像练队列时的枪眼，而像两只伸出眼眶的鱼钩，静静地等着钓你的情感。

马剑本来有心事，不容易感动，但看到室长故事讲完了，静静地等着，再不感动就不近人情了，当下心一横说：“室长，你是做我的思想工作吧？你不要费心了，要问什么你就问吧，我全都如实交代。”

“痛快！那咱就竹筒倒豆子，”室长就言归正传地问了，“就从你吃饭不积极谈起吧，是不是嫌学校的饭菜不好吃？”

马剑闻言，愁肠万转，有声无泪地控诉说：“室长，说实话，食堂的饭有问题啊，哪里仅仅是不好吃，不好吃是肯定的，问题是不好拉啊。自从吃了食堂的饭，这几天我一直大便干结。我不是吃饭不积极，实在是肚子里腾不出地方，上厕所三番五次不成功，久而久之就成了便秘。”

室长说：“嗨，原来是这么一档子事。你别急，我负责帮你解决。看得出你也是条汉子，总不至于被大便憋死。”

马剑说：“憋死事小，可名声不好听。”

室长说：“那当然，大丈夫视死如归，但是死在厕所，不能算死得其所。”

马剑说：“我可是拿你当组织才说的，你可不能告诉别人。”

室长说：“当然，组织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，一定保全你的名节，还要治病救人。事情过去之后，一概不提，将来也不提，让这茬事石沉大海，永无对证。”

撑到晚上，晚自习时间，室长秘密地带马剑溜出校门，去医院看急诊。坐车买票、排队挂号全由室长安排，马剑脸色煞白，虚汗淋漓，已经完全像个病人了，世事不问。

医生说：“这是水土不服，说明这位同学是初次离家，还是一匹小马驹。”

医生给马剑灌肠之前，室长先到厕所踩点，占个位子。不久，马剑飞奔而至，室长就待不下去了，站在门口通过喊话交流。马剑嚷嚷，叫他抓紧去买手纸。室长应声赶紧买来手纸，捏着鼻子送进去。

马剑出来时感觉恍如隔世，不像是从厕所出来，像是从车上下来，来到一个陌生的车站、陌生的场景，四处打量，倒显出几分气定神闲。室长见他俨然变了一个人，知道问题解决了。马剑目光一扫，倒有了新发现——走廊里不少人都挺着肚子呻吟，看来真有水土不服的，仔细看看牌子，原来已到了妇产科。

出了医院，二人都感到轻松，决定步行返校。室长问马剑能不能走。马剑不甘示弱，自认为身高腿长，何况现在一身轻，走路应该是强项。室长说：“那可不一定，

本室长从小挑水走山路,练就了神行太保的脚力。”

室长果然走得快,两条腿不长,但频率很高。他揶揄马剑轻功不到家。

走路除了锻炼“轻功”,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省钱。室长说他自己轻易不进城,进城太浪费,花钱如流水,一毛一毛吱吱花!

吱吱,在室长的语言中是一个副词,意思是“一个劲儿地”。马剑能听出象声词的意味:那一毛一毛的钞票从室长的手指缝里溜走了,同时发出恼人的“吱吱”怪叫。



治好便秘之后,马剑更能吃了,中午干打垒般吃八两饭,早晚砌墙似的吃四个馒头,再来一盆稀饭灌浆溜缝,才算踏实了。马剑到厕所一试很顺利,室长也放心了。

看来食堂打架事件也没给马剑造成心理阴影。室长说毕竟是新生,能吃能拉就无忧无虑,心里空空的,什么都能装。

熬过疲劳适应期,新生们不再倒头就睡,新鲜感方兴未艾,纷纷要求室长讲故事。室长说这也是公安学校的传统,那就讲几个有关老师们的段子吧——

敌情老师最烦人迟到,然而老是有人迟到。他等所有人包括迟到的都坐稳了,抑扬顿挫地说:“昨天我才说过不准迟到,今天还是有人迟到。就算放个屁,还绕梁三日呢,结果你们当做耳旁风。”点评:谁的屁那么具有持久力?

照相老师是省厅装备处的处长,每次来上课都开着日本进口的新警车,从包里一掏就是一串大大小小的照相机,解释上面的部件,有螺纹的都是能拧的,没螺纹的都是能按的。点评:为公安局做广告的。

气喘吁吁的校长大人,上政治学课老是说“孟德斯鸠啊……”,让人感觉老孟是刚刚牺牲的烈士。特立独行的校长大人,吃饭时,端一只瓷碗、拿一双筷子,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像化斋的僧人。步履艰难的校长大人,上楼要喘半天,上课先给学生敬礼,让人觉得总对学生抱有期望。点评:不学不行。

文学概论老师是师大的夫子,似乎一直仍然生活在“五四”时期,围着烟灰色的长围巾,喜欢用煽情的语调讲煽情的故事,讲完之后,学生都有读的是中文系的错觉。点评:文学是警察最后的精神家园。

摩托车老师之一就是敌情老师,野外上课时讲解车辆的危险部件不能摸,说着